

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

大象孤儿院

[肯尼亚] 达芙妮·谢尔德里克 著

Daphne Sheldrick

刘颖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象孤儿院

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

[肯尼亚] 达芙妮·谢尔德里克 著

Daphne Sheldrick

刘颖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象孤儿院 / (肯尼亚) 达芙妮·谢尔德里克著 ;
刘颖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6
ISBN 978-7-5675-5689-8

I. ①大… II. ①达… ②刘… III. ①回忆录—肯尼亚—现代 IV. ①I4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219 号

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
Copyright © 2012 by Daphne Sheldri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 09-2013-735 号

大象孤儿院

著 者 [肯尼亚] 达芙妮·谢尔德里克
译 者 刘 颖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审读编辑 张继红
特约编辑 周 洁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689-8/I · 1587
定 价 3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那天本来一切正常。我和朋友在察沃国家公园交缠的草木和野生兽群中寻找埃莉诺。我急于找到这头自己最珍爱的孤儿大象。在我和象群打交道的这么多年里，埃莉诺无疑让我从它身上对这一物种有了最多的了解。

找它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察沃覆盖了五千多平方英里的土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听说它前一天到过的地方。以前许多次我怀疑埃莉诺也许就在某支野生象群之中时，只需要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静静地从象群中转过头，向我走来。我们有着许多温情时光，拥着我的脖颈时，它的长鼻子感觉毛刺刺的；迎接我时，它还会抬起一只巨大的脚，让我双臂张得大大地抱住它。

埃莉诺7岁成为孤儿时，我就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40多岁了，和我的大女儿吉尔同岁——我和它之间有着奇妙的友情和信任，即使在它回归荒野之后也丝毫不减。

终于，就在这个区域，我们发现了一支野生象群。你很难在远处从它的成千上万头成年同伴中轻松地分辨出埃莉诺，但我也根本用不着这么做，它总会认出我。不像察沃的其他野生大象没有理由喜欢或信任人类，埃莉诺仍然念着旧情，在我呼唤它来见我时，它总是会出现。对于大象的记忆力及其与人类的相似性我有着许多了解，毕竟，迎接老友会让你开心，感觉到被记住、被需要。

一头庞大的母象在泥塘边饮水，它的家庭已经走进灌木丛中了。从我现在的位置看去，它并不是很像埃莉诺，尽管也很大，但这头象看上去更矮壮些。我这样告诉朋友。

“太遗憾了。”他说，“我真想见见它。”

“我来叫它。”我回答，“如果是埃莉诺，它会回应的。”

它回应了。那头象抬头看着我，它的耳朵微微提起，很好奇。它离开池塘，直接走向我们。

“你好，埃莉诺。”我说，“你胖了。”

我看着它的眼睛，很奇怪，它们是浅琥珀色的。我一闪念觉得埃莉诺的眼睛颜色要更深些，但又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一定就是埃莉诺。察沃的野生大象根本不会有如此信任地接近人类的举动。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偷猎大屠杀”的无情残害后，察沃的兽群现在对我们这一物种有着与生俱来的警惕。

“是的。”我告诉朋友，“这就是埃莉诺。”

我举起手，抚摸着它的脸颊，感受着它长牙的冰凉滑润，摸摸它的下巴下方作为迎接。它的镶着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眼睛温柔友好，欢迎着我们。

“它真美。”朋友喃喃地说，“站到它旁边去，我给你们拍张照。”

我站到一条粗壮的前腿旁边，伸出手捋着它耳朵后面的皮肤，我喜欢这样对埃莉诺做。大象的耳朵后面摸起来如丝缎般柔软光滑，而

且总是宜人的凉爽。

对后来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防备。

那头象往后退了一步，晃动起它巨大的脑袋，用长牙拎起我的身体，将我像片轻如鸿毛的垃圾一样用力高高抛向天空，我狠狠砸在差不多二十步开外的一堆大石块上。我立刻知道撞击粉碎了我的右腿，因为挣扎着坐起来时我能够听到并感觉到骨头的碎裂，还看到鲜血从自己大腿上裂开的伤口里汩汩流出。神奇的是，没有疼痛——至少现在还没有。

朋友尖叫起来。在我努力强撑时，那头象——我现在肯定它不是埃莉诺——冲向我，像座高塔一般威压在我破碎的身体之上。我闭上眼睛，开始祈祷。要感恩的人和事很多，可我真的暂时还不想告别这个世界。我开始感到慌乱，脑海里千头万绪搅在一起。但突然间，有片刻纯粹的静止——就好像世界停止了转动——我睁开眼睛，能够感觉到那头象正轻柔地将它的长牙插入我的身体和石头之间。它不是想杀死我，我意识到那头象实际上正想帮忙扶我站起来。我想，这正是它们对待幼象的方式。

可我的骨头碎了，现在把我抬起来会是一场灾难。

“不！”我大叫着将它伸到我脸上的湿鼻尖拍开。

它俯视着我，耳朵展开呈非洲地图的形状，眼神慈祥而关切。然后，它抬起一条巨大的腿，开始轻柔地感受我的整个躯体，却几乎不触碰到我。它的大耳朵从巨大的脑袋旁立着，打量着无助地躺在离那两根长而锐利的尖牙顶端只有几英寸距离的我。那时，我知道它并不想杀我——大象对它们的脚步很小心，并不会践踏受害者。如果真的有杀意，它们会跪下来使用长鼻子和前额。

此时此刻，我以一种至今仍然能体会到的惊人的清晰思维意识到，如果想要活下去，我得还清这笔欠了大自然和所有那些充实了我的生

命的动物的债。即使能够感受到我皱巴巴的躯体里破碎的骨头，现在疼痛的烈火吞没了我，即使给我造成如此伤害的正是我最热爱的一种造物，彼时彼地，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责任将自己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第一手知识及了解和我对肯尼亚的归属感传达出去。

我想，如果我活下来，我会写下来。这将是我的遗产。我会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留存和保障事业。

那头象仿佛听到了我的想法。紧张的沉默之后，它再看了我一眼，慢慢地离去。我能活下来了。心急如焚中，朋友想法回去找司机寻求救援。

在那块大石头下面躺了好多个小时，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与伤痛后，我被飞行医疗队救起。酷刑还远未结束。我还将忍受无休无止的手术、炎症、骨移植和漫长的康复期，花上几个月时间重新学习走路。但我还活着，还在非洲。由于大象间互相交流复杂信息——甚至是背离它们天性的信息的非凡能力，我幸存了下来。因为我们发现，埃莉诺认识凯瑟琳（这是我们后来给我的野生攻击者取的名字），并通过某种方式告诉过她我是朋友。

至于我的顿悟——确定我必须写写我的生活和工作——几年之后，就是这本书。这是一个关于我的移民祖先，关于在我父母的农场里成长的岁月，关于探险和星空下的夜晚，我的灵魂伴侣大卫、我女儿吉尔和安吉拉，我们的大象孤儿院的诞生，我活过的一生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里都交织着许多不同动物，那些无限充实了我的生命，那些我曾经珍惜热爱过，并成为它们养母的动物的迷人故事。

从宏伟壮阔的非洲大陆，这片人类的起源之地，我的故事开始了。

目录

献辞

序	001
第1章 定居者	001
第2章 童年	017
第3章 成长	036
第4章 婚后生活	054
第5章 坠入爱河	068
第6章 决定	086
第7章 新的开始	103
第8章 爱与孤儿	119
第9章 安居	138
第10章 冲突	158
第11章 发现	178
第12章 扩展	194
第13章 动乱	211
第14章 哀伤	230
第15章 成长	249
第16章 成就	278
尾声 大卫	291
致谢	293

第1章 定居者

“我们是谁乃上帝所赐，我们成为谁则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阿努

一次偶然让我的祖先移民到了肯尼亚。

1900年代初，我的太舅公威尔在南非东开普省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他的家人（我的曾祖母是威尔的妹妹）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离开苏格兰农村来到非洲。威尔是个相当能干且有手段的人，他在各种环境下辛勤劳作，种地、养家，还要帮助身边的人在布尔战争^①的影响下生存。他贫嘴又迷人，目光闪闪，对大狩猎充满热情，时不时买上一张到肯尼亚的票，坐上早期的蒸汽船去那儿满足一下对那片土地和动物的渴求。无论是那无尽丰沛的野生动物、翻滚着的草浪，还是

^① 布尔战争（Boer Wars）是英国与南非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生命的宝库本身，肯尼亚是他的心灵飞翔之所在，在那里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1907年春天的一次狩猎远征中，威尔结识了初建期的肯尼亚英国殖民地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这两人一拍即合。威尔是一名真正的先行者，一个努力实现梦想的人；而艾略特则是一位真正的政客，一个让别人出力实现梦想的人。某天早晨的灌木丛旁，艾略特向我的太舅公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如果他能将二十户人家搬到肯尼亚，政府就会分给他们免费的土地安居。就在同一周，艾略特收到英国当局发来的命令，要求加速对殖民地的开发，以顺应对内罗毕以远的唯一一条铁路的延伸，并引入白人定居者促进贸易发展和增加铁路资源。不列颠政府迄今为止已经拨出大约500万英镑，他们想要看到点回报，越快越好。

英国卷入东非事务其实并非为了肯尼亚，而是为了乌干达和尼罗河的资源。英国政府必须阻止德国或是法国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入河口，因为这是英国往印度的贸易航线，帝国王冠上的珍宝。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成千上万锡克族劳工从英属印度被运来从事建造。从港口城市蒙巴萨开始，铁路在肯尼亚的多个动物栖息地间蜿蜒，穿过无法居住的茂密的灌木林，直到开阔的草原——那里曾经是原住民马赛人最优良的牧场。马赛人曾经是当地最主要的部落，1900年代末，由于天花，他们的人口数锐减。

太舅公威尔醉心于肯尼亚的丛林，对真正生活在这个惊人的国度这一想法心驰神往，于是他缩短旅程提前回了家，因为我们家族的这一支里满是生育能手。他自己就和三位妻子生育了十七个孩子，这些孩子又繁衍出更多孩子。他既兴奋又跃跃欲试，成功地说服了几位直系家人同意这一计划，之后又瞄准了自己的妹妹——我的曾祖母阿吉特。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那规模不小的一窝八个孩子可是完美的

目标。我的曾祖父当时过得并不顺心。他嗜酒又好赌，成天和当地那些银行经理们混在一起，那些人使得他对越来越高的透支视若无睹，眼看着就债台高筑了。家族在东开普省珍贵的老宅地和曾经繁荣的农场被卖掉，酗酒和赌瘾造成的恶果让他备受指责。他虽然已经将近六十，仍急于洗清自己的恶名，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威尔向他伸出了救命稻草，他相当感激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阿吉特家的大女儿艾伦·玛格丽特结婚不久就成了寡妇。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斯坦利和布莱恩回家和我的曾祖父母住在一起。艾伦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子，她的坚韧和能干远近闻名，而且乐于冒险。而最终，这一决定对我有着直接影响。艾伦是我的祖母，她7岁的儿子布莱恩后来就是我的父亲。

威尔是位出色的故事讲述人，他的甜言蜜语描绘出肯尼亚的壮美，让他所描述的那片土地、人们和野生动物栩栩如生。很简单，他视肯尼亚为另一座伊甸园，能够住到那儿去简直就像一份来自天堂的邀请。短短几个月内，他游说的功力已经足以说服了二十户家庭打算搬离东开普省，跋涉过东非那片陌生的土地，在另一头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群坚定的拓荒者的后代，坚忍，敢于冒险，迷恋非洲，他们的血液里就具备扎根、生存并建设新生活的能力。他们听父辈讲述着横跨新大陆的传奇故事，内心的某处总是燃烧着亲历挑战的欲望。我非常想听听许多年前在威尔传奇般的筹备会议上的讨论。现今我们几乎能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找到任何东西，对这段旅程还是得精心策划，反复思量。尽管蒙巴萨的登陆点仍然是那片古老的海滩，而内陆的铁轨已经延伸到了内罗毕，但旅行者们在各方面仍然得靠自己。一路上无所依傍——没有路，没有商店，没有医生、牙医和药房。他们完全得自力更生，让自己、婴儿、孩子和牲畜好好地活着。

这不仅仅是食物分配的问题。如果能够到达指定地点，他们会需

要基本的牲畜家禽用来繁殖，还需要农业资材、种籽、工具、家具，最最要紧的，还要有保护自己和财产的枪支弹药。妇女们要决定路上所要用到的必需品：锅子、毯子、床单、针线、机器、衣物以及卫生用品。还有那些移民者祖先流传下来的厚厚的手写笔记，上面记录着各种自给自足的实用技能，详细讲述了怎样自制肥皂、蜡烛，怎样保存封装食物，怎样做衣服，怎样教育孩子，怎样使用草药、浆果和野生植物治病疗伤，甚至怎样应对情绪波动和无可避免的犹疑摇摆。那时的妇女们既是超级大厨，也是娴熟的裁缝，在移民生涯中顽强而坚定，但对整个家庭来说，旅途的艰险和一切从头开始的严酷现实仍然是全新的挑战。

万事俱备，那一天终于到来。没有回头路了。南非东海岸的伊丽莎白港上，特许航行的德国船只阿道夫·沃尔曼号在等待着那些家庭和他们的所有财产。那都是些什么财产啊！一旦满载，那艘大船看起来、听起来一定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甲板上祖母和她年幼的孩子们被大小各种各样尺寸的动物环绕：耕牛、奶牛、肉牛、马、绵羊、山羊，还有鸭子、鹅和火鸡这些家禽，千奇百怪的宠物，一辆大车，各种用途的农资用具，几件祖传的珍贵家具、箱子和图书、瓶瓶罐罐，还有缝纫机。那时候，根本没有轻装出门的概念。

我的孩子和孙辈已经在这里扎下根来，安居乐业，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每当想起当年那艘船缓缓驶离船坞，甲板上的每个人都举起手向岸上他们所爱的人们挥泪告别的那一刻，我就感动至深。没人知道那片新土地上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在以后的岁月里小心翼翼，举步维艰。他们也知道，对于家族长者而言，这次分离就是永别，他们未必能再次踏上这片故土。他们定是抱着极大的勇气，尤其是那些女人，将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投入这未知的赌局中去。

阿道夫·沃尔曼号航行了两个月。这段旅程并非风平浪静——可怕的逼仄空间里，疾病和牲畜家禽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有发生。但当风景如画的蒙巴萨港从壮丽的热带日出背景中浮现之时，一定让人觉得到达了真正的乐土。大人们将行李从船上运下船坞，孩子们不顾恼人的闷热快乐地在四周奔跑。蒙巴萨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嘈杂的地方，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那些色彩斑斓的货物，还有香料、香水和异国食物的味道将它点缀得光鲜明亮。街道上种植着成排的白色鸡蛋花和椰子树，日落时分，还可以闲下来在老城区享受一顿美餐。

在内陆的旅程开始前，所有牲畜都得用黄麻布包裹起来，只在眼睛和鼻子部位留出开口，因为他们将要穿越的是臭名昭著的遍布采采蝇的尼伊卡高原。这块可怕而荒凉的干旱灌木地屏障被称为塔鲁荒漠。19世纪70年代时，苏格兰探险家约瑟夫·汤姆逊描述这片土地说“古怪而阴森……诡异而悲伤，仿佛盛满死亡和孤寂”。只要被携带传染病菌的飞蝇叮上一口，就有可能造成灾难，在畜群中传播开锥虫病，当时这种病无药可医。早几年前，大部分用来运送物资修建铁路的牲畜就是这样被夺去生命，人们现在吸取了教训。裁布和给每头动物包裹妥当需要花上好几天时间，这可不是什么轻松活计。

等到将牲畜们准备好，火车装载上林林总总的家产，旅程的下一段就要开始了。然而，当时烧柴提供动力的蒸汽机车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水，即使是让火车驶离站台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相当复杂。蒙巴萨没有自来水，因此供给汲取自两口80英尺深的水井，或是4英里之外的一条河中。让火车启动是件大工程。从小听着父亲给我们兄弟姊妹讲述我们一家怎样来到肯尼亚定居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关于这段旅程的故事。直到今天，我闭上眼睛就能让自己置身于车上，感受着火车驶出蒙巴萨时在耳边嗡嗡嘈杂的期待。母亲们的心头肯定会掠过一丝不安：铁道刚刚竣工，尽管他们会在去往内罗毕的中途下车，

在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木栈桥和火车横跨的深沟时不免还是要担心。大人们当中流传着关于这条路的恐怖故事：1898年，五十名来自印度和非洲的筑路工人在修建跨越察沃河的大桥时惨死。这一事故让该地区的狮子被冠上“察沃食人魔”的称号，这无疑在我家族中那些意志不那么坚定的成员心中点燃了恐惧。

尽管我在肯尼亚的生活经历与祖先各方面都有不同，但当他们第一天清晨在火车上醒来，看到黎明在眼前辉煌宏伟地展开，天空中铺陈着深浅不同的红色、粉色、铁锈色和金黄色，这一切和我现在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眼眶边积着尼伊卡高原的红色尘土的疲惫的眼睛和我一样，也在出神地凝望着翻滚着的广袤无垠的亚提平原。从车窗看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大自然的慷慨——海潮般的牛羚、斑马、羚羊、瞪羚、长颈鹿，大群大群的野牛，甚至还有犀牛。孩子们被旅程和变换的风景所震慑，瞪着眼睛看着眼前从未见过的景象。铁轨旁的一家狮群在平原上孤零零的树下懒洋洋地休憩，司机停下车，让乘客们好好看一眼。大部分时间里，太舅公威尔和其他人其实都待在火车头的专用平台上，以便更清晰地观察路过的兽群。威尔嗜猎成癖，每当看到路边有不错的猎物时，他竟然无数次地让火车停下，开始一场实打实的狩猎活动。火车就停在那儿，等着猎手们回来，而其他乘客对这样的拖延也没有抱怨，开心地旁观着这一切。

我的祖先们对动物开起枪来是那么的无所谓。我们这些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对野生动物大屠杀心有负疚，在野生环境下即使对这些生物惊鸿一瞥也心怀感激，祖辈的行为在我们面前显得令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时他们对肯尼亚几乎一无所知，只看到一道又一道向未知领域无尽延伸的地平线，阳光照耀下长着金黄色草浪的平原，繁茂的森林，生机勃勃的峡谷，水晶般清澈的流水。每一处的野生动物都如魔法召唤般汹涌，数量之庞大令那些从未见过眼前景象的人很难想

象。彼时彼地，没人能考虑到猎杀多少会摧毁野生动物资源，更别提绝种了。

火车一到达内罗毕，乘客们就要下车去办理官方手续，并为他们的内陆远征做最后的准备。内罗毕原本是马赛人居住的乡村，1899年被建设为乌干达铁路线的供应点，几年之后就成了英属东非保护国的首都。1907年，刚刚被一场瘟疫摧毁的内罗毕正处在重建中。我的家人到达时，那里还是一片混乱的棚屋和印度人开的小杂货铺，一条穿插其间的种着一排树的马车道被称为政府大道。为了不让里面的住户被淹没在周围的泥沼中，大多数建筑都是高脚屋。到处都是灰，灰尘覆盖了任何可见的表面和树木。但那里繁忙而生机勃勃，印度铁路工人、街上的商贩、人力车和骡车让城市热闹非凡，让我的家人们着迷。年纪较长的家人在一间叫诺福克的旅馆里过夜，那儿可以俯瞰一片沼泽，来自平原的野生动物们闹哄哄地过来饮水。对于太舅公威尔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他在第一个晚上就将酒杯扔在诺福克的阳台上，冲出去，从沼泽中满载而归。而在另一晚，他甚至都不用放下酒杯，在阳台上就有所斩获。

很快，牛车装载准备好，我的家人们就要开始内陆远征了。大家穿上粗卡其布衣服，女人们将下摆紧紧束好或塞进袜子，头上戴着强化木芯做的头盔，他们走得却有些心惊胆颤。尽管政府方面分配了5000英亩灌木林处女地是个相当慷慨的举动，但这片新财产的位置在纳罗克，位于马赛人土地的核心区，这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但其实他们不必担忧。尽管马赛人的名声在东非过去六百年的时间内令人生畏，但他们已经听从了巫医穆巴提安的建议，不再强烈反对那些白皮肤的人或是“铁蛇”踏足自己的土地。有个女孩曾经梦到过这些的出現。实际上，这片土地上的野生生物才是对踏上新土地的家庭的最大威胁。

这段旅程持续了好几个月。没有路，只有随着兽道没入密林的车辙印。伴随着车队的飞蝇到处都是，不断地落在脸上。尽管穿着厚重闷热的防护服，厚厚的尘土仍然积聚在每个人的眼睛、喉咙和肺里，让孩子们总是咳个不停。经过当地部落聚居区时，那些土著居民大概从未见过白人的脸，女人们看到队伍接近时，常常放声尖叫，使得男人们带着棍棒、弓箭和长矛出现。车队被插上长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直到太舅公威尔勇敢地站出来，姿态镇定地安抚他们。尽管大多数时间里，喧闹的野生猎物给大家带来了受欢迎的消遣，但掠食者带来的威胁仍然无所不在。他们沿着先行者标记的小道下降进入大裂缝峡谷。小道从高地浓密的原始森林蜿蜒下到大裂谷断层形成的陡峭悬崖，然后再进入开阔的热带草原峡谷谷底。休眠火山隆戈诺特和苏斯瓦各自守卫着一连串的咸水湖、淡水湖。裂缝的西壁，马乌陡崖对那些身处其中的家庭来说是令人生畏的背景，他们必须劈出一条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但也有美到极致的时刻。经过阴凉的森林进入洒满阳光的青翠盆地让这些旅行者再度记起了这片土地的富饶多样。业余植物学家们每走一步都能对着新品种的植物和花朵惊叹——兰花、唐菖蒲、木槿，还有令人惊叹的巨型半边莲，在高海拔能够长到二十英尺高。对那些热心的鸟类学家们而言，那里有着所有你想得到的鸟类：一大群的鸵鸟，蓝黑色光泽的八哥，彩虹色的栗头丽椋鸟，还有色彩艳丽的太阳鸟。这里有遥远的村庄飘来辛辣的味道，牲畜和炭火烤肉的味道，五颜六色的布料和珠饰，远处村庄传来令人困惑的交谈和驴鸣。马赛族人穿着耀眼的红毯，头发混着毛线编得长长的，用赭石色的粘土染成红色，身体上也用赭石涂红。他们腿上、胳膊上和被拉长的耳垂上都戴着精心编制的串珠首饰，他们的长矛和匕首闪着的寒光让孩子们既恐惧又兴奋。

我的父亲对这段旅程记忆犹新。我听不厌他告诉我各种各样的兽群是怎样立在一旁让车队通过，之后又在他们身后合拢，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活物屏障。雷鸣般疾驰的蹄声和动物的喧闹仿佛就是这片新土地的心跳。他很喜欢模仿鸽子绵绵不断的咕咕声，还有总能令人毛骨悚然的狮群的低沉冷血的咆哮。碗里从来不缺肉，猎狮几乎是每日例行的节目。人们手牵着手在长夜里监守，防备狮子、土狼和豹子来捕食珍贵的家畜。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看威尔在开阔的平原上骑马在大羚羊和长颈鹿身边飞驰，看它们是否能跑得过他的马。

然而，这些是我父亲无忧无虑的记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对成人来说，旅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充满着艰辛和困境。由于得在几乎密不透风的丛林中利用狭窄的象道砍出一条路供车队通过，穿越马乌陡崖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坡往纳罗克的进程缓慢得令人痛苦。每个夜幕降临前的黄昏，女人们搭起帐篷，男人们就得竖起“博马”篱笆，用来在夜里保护他们的牲畜。即使终于到达了纳罗克，他们还要穿过乌阿索·尼伊罗河。今天看来这只是一条小溪，但当时却是一条又深又宽、水流湍急的河流。到达对岸的唯一办法是带着动物游泳过去，再护着车漂过——简直是一场运输的噩梦。但他们意志坚定，能力过人。终于，长达四个月的艰险旅程过后，这些家庭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威尔的队伍驻足在埃尔蒙特塔湖附近，而阿吉特家则面临着更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去往纳罗克。雏形中的纳罗克城中心有一个小小的贸易和管理中心，但他们分配的土地还远在河的另一头。

当然，他们到达时，那里一无所有。难以想象这种情形：在绝境中跋涉了几个月，身后拖着全部身家，然后“到达”了这个除了荒野之外一无所有的目的地。我常常好奇，他们怎么自己能到达正确的位置？盖起临时的草屋，竖起结实的尖篱笆来保障牲畜的安全，男人